

武陵集

卷七

詩集

5563.7
7247
730
v.8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世十

EAL

武陵雜稿卷之五

別集

詩

送李翰林曬史星州六首

妙齡珥筆右螭傍籍甚皆言鳳下岡立典早能兼五
志高才美帝合三長雲間駕鶴秋空遠嶺外曝書下
國香收拾州箴與野諺風流幾處舉瓊觴

翰林朝出五雲傍遠向仰山萬仞岡異境舊聞員嶠
接飛車休說道途長釣賢堂上秋天迴泚筆巖邊晚
菊香定與羣仙遊玉局莫翻王母九霞觴

一點伽南斗傍孤雲曾躡最高岡幽棲本擬陶彭

澤坡歷元非馬子長月滿書巖蒼檜古苔淡基閣碧
雲香至今聞說儒仙在君去應同九醞觴

丹丘休覓九州傍萬古京山有斷岡危構架空河漢
逼高欄掛斗海天長蒼峯翠嶂層層出晚稻黃花處
處香絕景南亭甲南國登臨莫惜醉壺觴

伽倻峯下碧溪傍地勢依稀華子岡陶隱宅前山色
古善源堂外水聲長行穿翠霧衣裳冷步踏幽花屐
屨香知有紫雲陪好客每逢佳處穩飛觴

星府之東洛浦傍遙看鬱鬱萬松岡一封馬鬣哲人
閉千古黃壚大夜長鄧子無兒添寂寞伯仁居服尚

靈香煩君須致生芻莫此老平生嗜酒醺

書堂偶吟

樓前漢水日浮浮樓上孤吟萬古愁霜葉滿階空院
靜賓鴻叫月碧天悠丹心耿耿百年事白髮蕭蕭雙
鬢秋多病所祈惟賞酒行裝却乏鸛鷀裘

登南山觀德卽事

登臨此會興如何萬古南山景物多擾擾紅塵看蟻
隊鱗鱗翠瓦幾蜂窠夕陽破的白雲動高岸吹笙蒼
壁罅回首漢江橫玉帶紫烟滾處是王家

落木

澤坡歷元非馬子長月滿書巖蒼檜古苔滾基閣碧
雲香至今聞說儒仙在君去應同九醞觴

丹丘休覓九州傍萬古京山有斷岡危構架空河漢
逼高欄掛斗海天長蒼峯翠嶂層層出晚稻黃花處
處香絕景南亭甲南國登臨莫惜醉壺觴

伽倻峯下碧溪傍地勢依稀華子岡陶隱宅前山色
古善源堂外水聲長行穿翠霧衣裳冷步踏幽花屐
屨香知有紫雲陪好客每逢佳處穩飛觴

星府之東洛浦傍遙看鬱鬱萬松岡一封馬鬣哲人
閉千古黃壚大夜長鄧子無兒添寂寞伯仁居服尚

靈香煩君須致生芻莫此老平生嗜酒醺

書堂偶吟

樓前漢水日浮浮樓上孤吟萬古愁
霜葉滿階空院靜賓鴻叫月碧天悠
丹心耿耿百年事白髮蕭蕭雙鬢秋
多病所祈惟貰酒行裝却乏鸛鵲裘

登南山觀德卽事

登臨此會興如何萬古南山景物多
擾擾紅塵看蟻隊鱗鱗翠瓦幾蜂窠
夕陽破的白雲動高岸吹笙蒼壁罅
回首漢江橫玉帶紫烟滾處是王家

落木

霜風窸窣動高樓萬木蕭蕭各怨秋索索隔窓聞夜
雨紛紛撲檻攪鄉愁安仁鬢髮千莖雪宋玉庭除萬
斛憂極目變衰搖落盡登山那復俯江流

浣花醉歸圖

萬里孤臣老劍村百花潭水抱荒園田翁溪友競邀
飲稚子老妻相候門落日蹇驢方倒馱回頭故國正
銷魂一生忠憤太生瘦醉面依然帶淚痕

送姜都事赴湖西幕下

郎星此夕指湖西幕客如君孰與齊好趁棠陰巡一
路懸知仁聞洽羣黎琴臺烟月留仙躅錦水風雲入

健題獨有我曹相送地華衣光佩惜分携

夜坐

四壁圖書一炷香
幢幢燈影夜分央
二千里外辭家客
三十年來兩鬢霜
金屋謬恩慙久忝
玉階清夢戀還長
讀書本欲陳仁義
寧止區區爲口忙

次萬景臺韻

二首

四仙乘鶴上青霄
千古遺蹤正寂寥
鯨海就坤弘亦壯
石臺昂昊毅無嬌
奇觀萬變心先會
豪氣平生老不消
徙倚寒松吐長嘯
遙看北斗動靈杓

萬景東來取不禁
孤臺盡日費閒吟
長鯨噴海晴還

兩大翼垂天晝亦陰浩浩風雲紛變化悠悠宇宙一
披襟浮名直欲窮三島未擲朝簪愧到今

竹西樓次鄭公樞韻

一倚危欄俯碧流恍然身入五城樓尋仙不必三山
去看竹要須十日留吊古城邊悲老鶴念機水上狎
輕鷗只慚未有驚人語空似杜陵在劔州

山水頗類巴峽子美

亦為幕客故云

西軒次申公光漢四時詞

軒前百物雨餘鮮日暖風香欲午天遠岫雪消添谷
水孤村花發少炊烟官如仙府心無累景似桃源地

自偏倚檻何人會春意浴沂曾點興悠然

日永濃陰轉綠槐
潏潏盡棟影徘徊
西溪仙浪泛花
去北嶺雄風送雨來
鄉夢忽驚黃鳥罷
酒罇聊對綠
筠開朱欄六月長
淒凜誰信人間似煎煨

葛夜峯前赤壁頭
秋來伏檻大生愁
頭隨黛色玉屏
列太白靈源瓜蔓流
風急天高潮響近
沙明水碧鴈
行稠中宵對月聞
龍笛應有仙人此地留

歲暮關東客未還
嶺雲連海雪漫漫
飢烏落鴈詩中
料古寺荒村畫裏看
柏頂風微仙鶴睡
潭心波冷玉
龍寒幽軒絕景無人會
最在孤舟一釣竿

林亭夜飲次李相韻

秋早關東一鴈飛天涯病客冷侵衣九重霈澤愧無
報千里倚閭猶未歸鐵笛悲涼山石裂纖歌嘹亮海
雲遲吾人詞賦慚書記相國風流古亦稀

川上次李相韻二首

峴首千年富物華謫仙詩句邁陰何海掀大地東南
壯山蔽長安西北多落日益知離恨苦入宵還忘去
途賒江頭秉燭要須飲萬古英雄一鳥過

湛湛秋波似錦紋江頭車騎散如雲百壺清酒鸕鷀
杓三隊佳人翡翠裙緩帶羊公真蓋世狂言徐邈愧

張軍笙歌雷動魚龍舞秉燭忘歸夜欲分

奉別李相還京

三韓文物際昌辰挺出如公瑞世麟
暫撤司喉天上客來蘇填壑海濱民
分憂宵旰忠懸日潤色江山筆有神
此去定應調鼎鼎霜顛幕客枉沾巾

三陟浦亭奉次德水李相韻

旗纛于于並海來成樓登眺轉雄哉
入壺仙境千年勝蹴地銀濤萬里堆
僂欲扶搖搏汗漫堪哀凌起搶蒿萊
孤城鼓角轟天動撫劍狂歌一笑開

既和相公韻又製一篇呈之

西去朝天萬里迴未曾黔突又東來恩波早與溟瀾
濁勇氣兼收嶺霧開今日得爲元禮御明朝陪上召
公臺澄清孟博眞兒戲欲賦甘棠愧不才

酒泉縣次板上韻

酒星何代隕茲山化石酒槽流不慳號吏欲移帝爲
怒疾雷下取江空響綵棚列岸楓巒矗活畫當軒渚
鶴閒未擲朝簪來隱此徒令兩髯索詩班

水渡昭陽江

東馳無日不諮詢雪擁長程馬蹶頻江合銀橋迎使
節山披玉帽待騷人長林大野千年地去國離親一

葉身準擬明春重到此春州風景最空春

奉酬使相

三首

心似浮雲得得閒
東西南北豈曾關
未成報國空衰髮
漫事隨行亦厚顏
晚托大賢真自幸
早知高昊不容攀
如何中夜無端起
獨向燈前涕泗漣

區區彈鋏晒馮驩
自許平生宇宙肝
要得時和須道泰
如求利涉在航安
唯公獨急持盈戒
舉世誰知守勝難
入幕兩年叨異遇
遠辭偏覺瘳癯瘳

榮辱何須枉感歡
髀消聊復據征鞍
共言天下孟門險
誰信人間平地難
未報絲毫慚夙計
徒令溫飽戴

魏冠百年生死真堪托獨有明公鐵作肝

方浴高城溫井榆帖玉濂師詩以相問和其韻
報之

除病謾學洛靈泉一讀師詩病已痊每憶高禪安白
足自慚塵世守青瑣風酣杉桂三千洞月滿金剛八
萬巖入定有時還出定聽經仙鹿肯趨壇

漢江舟中次道原韻留別

嶺海相思隔一年那堪此別又茫然山開野濶孤帆
影雨細風斜衆鷺邊常恐寸雲欺白日敢將奇命怨
蒼天悠悠宇宙無窮裏自許微衷照後前

登洛東觀水亭次十玩堂韻

畫梁高架次寥天，倦客攀梯眼豁然。
石壁不移今古浪，烟津幾渡往來賢。
羣蟬爭噪高林晚，獨鶴孤飛碧岫前。
醉和滄浪漁父曲，傷人喚我地行仙。

坡州溪岸歌馬

卸馬溪邊俯碧流，白雲回望思悠悠。
初期是月當歸覲，豈料于今尚遠遊。
水似佳姬風拂面，山如老我雪蒙頭。
殘生所仰惟君母，暗祝春天憶萬秋。

失題

遶石風霜怕早寒，鴨江西北望路茫。
漫籠中過鳥光陰

疾水上浮萍會合難
嘯詠客情能撥悶
馳王事敢懷安
君恩粗報方歸去
不願人間第一官

次朴訥齋

群

韻贈上人

二首

厚祿前頭肯發饒
得便遊歷似超衙
扁舟幾度訪神
勒瘦馬今能到檣
巖師已西來安掛
錫吾將南去理
歸帆世人要識彌
天釋袖裏諸篇
搃脫凡

一入祇園儘絕奇
令人已到却嫌
遲傳衣法似梁
磨可留詠才如
楚玉差老檣蒼
蒼陰輦路閒雲
白白出苔碑高
僧未免三生習
定裏翻然索我
詩

敬呈東老乞教

去春躡屐天磨頂此日南登栖鳳山齊魯長風曾滿袖蓬瀛異境又開顏有心已是無心久在世還如出世閒包括若教聲臭盡臨演猶可一杯看

次東溪次湖陰次白香山韻

西飛鳥翼願長絳襖節狂歌頰帽簷浣水鑑空明白髮昆山苔染混青衫魚知日暖爭跳玉風送花香不礙簾誰似湖仙參造化新詩句句競毫纖

送襄州老妾

魂銷心折淚交頤始見寧知此別離慈病四年長待藥嚴憂三歲不窺私羈留致汝青春怨老醜慚吾白

髮垂好去寧親歸美土緣如未盡後生期

送李牧使若水出宰公州

送君何日與翱翔寂寞空看我佩光鑒俗良方須孝
悌阜民要道在耕桑武城難割言生刃單父琴鳴宥
子堂暫爲名州活溝壑賜書非久且徵黃

嘉興灘

江雨濛濛送舸遙南風又欲導余輶驚人未覓杜陵
語乘興猶爲楊尹搖汲女浴淵同鴨戲漁兒操艇弄
橈騎滄波獨立空搔首潦倒霜毛只自饒

月灘塔

塔影亭亭落照中
安緣虛做萬年功
經過今古無窮
變迎送西南幾箇
雄衆岳獻晴雲
鬢亂一江含媚
膩波洪黃昏巢鷺
避鷗立挾子冥
冥飛向東

奉酬蔡判書紹權

八斗文章應聚奎
碧虛飛步肯緣梯
為卿積思同周
繼匪兕行歌異孔
棲陋巷簞瓢顏氏
樂太平風月習
池迷令人每盥
薔薇露捻為新
詩勝白圭

敬次安東府伯金光轍韻題琴軒

我公游刃古無多
治號神君未是誇
江左三州人頌
德湖西幾處樹
封嘉弟兄政已
騰丹宸廊廟才
堪

燕白華濡穎大書還有埃二難元不數陳家

奉別鄭士冲歸觀于漢都

憐君於學早存心獨抱遺經究古今善養已應生浩
氣遠違聊復動歸吟自強難與玄天並有赫常欽上
帝臨廣大須恢方寸地光明莫遣一埃侵

生名寒曰隨
我講真西

山心
經

奉次金府伯樓艦韻

叨登樓艦舉醕船相國新詞句句圓
袞袞一而江貫地
鬼鬼高矣峽擎天
人間玉府今初到
海上蓬丘世
妄傳落落要須抱
明月飄飄何必挾飛仙

舟中敬呈子由相公

泛泛蘭舟一葉輕
悠悠湖海古今情
長橋未雨龍猶
卧好月無心鏡亦明
勝日奇遊真絕景
他鄉此會聚
浮萍請看天上星
文動莫怕江鼉報
五更

自清河將抵盈德並海而東至長原卸憇題詩
小石納之巖隙

長原海上迤原之最長者癸卯

三月二十九日

東路曾過廿四秋
重來此日雪渾頭
妖雲纔淨天如
洗巨浪長掀地
欲浮六月風搏
九萬里一杯冰
泮古今愁磨崖
為硯漠為泚
小石題詩意悠悠

次忠州牧使安伯璠保閑齋韻二首

使君名與斗山齊茅棟何爲不厭低日曝講帷冬燠
燠風生琪樹夏淒淒與閑恰卜千年地榮辱都忘萬
事蹄政簡西川皆五袴熙熙高卧聽禽啼

九淵誰得審鯢桓萬物齋中隱几看咄咄寧書人事
恠閑閑獨樂我心寬老菟負子尋何步馴翟將雛入
藥欄遙想一琴橫弄後許題新句慰吾酸

看鏡

自笑都忘萬里圖時時攬鏡照眉鬚蒼顏白髮疑非
我狂態迂姿正是吾攘臂莫爲馮婦勇飲瓢須學子

同愚世間那得龍眠手野服黃冠寫爾軀

酬徐進士九江

自笑皚鬚映碧天醉來往往筆生烟敢言
北闕經叨幄每夢南江柳貫辭談說詞峯知律律淵源學海
正漣漣春風無限相離意一許須期霽月邊

次酬李修撰洪男

迂病於今百未諧四年山郡飲泉甘古方無效三拋
藥新證多乖七不堪西嶺雲容千古態南溪天影四
時涵何人念我如仙李欲趁圓蟾做劇談

南川舟中醉次安注書韻

癸卯春與朴密陽世

煦仲溫安注書疑挺然會宿于茶田寺晚泛南
川順流而下安清道宙太古崔園城溪文源亦
來會列炬匝岸妓樂爭奏極懽而罷是年仲溫
重修嶺南又作樓船制度甚妙

畫艦遙看玉府居中沉泛泛興紛如聲高龍笛驚瑞
兔影亂虹燈竄穴魚酒綠濃潏潏盃醉身輕活潑欲
憑虛湖山潤色逢賢主却有周南太史書

題贈軍威主人

自笑身衰學未邁如耕不辨是橫由問津頭白成何
事憂杞心丹昧獨修孤竹淡疎還有節雜花濃艷合

食羞明朝又向青泥去旅況中宵似綴旒

次秋月軒韻

閣影潭潭漾沼涵主人喜客眼如藍乾坤萬變尊惟
一風月雙清夜欲三淚盡君親心耿耿魂迷南北髻
穆穆百年已半成何事俯仰惟思不大慚

清心樓次稼亭韻

二首

萬象紛紛集筆端前賢於此幾怡顏奩開風定一江
水屏展雨餘千點山何用神仙求海上早知員嶠在
人間夜濤明月樓中宿夢作沙鷗世外閒

北來南去掩無端五月高樓怯病顏白日長流天地

水浮雲萬變古今山烟沉獨鶴拳沙際月出漁翁唱
葦間自笑空懷江海興未能忘食若爲閒

舟中錄奉鄭從周

飄飄身世愧沙鷗北去南來只謬悠不斷一句巫峽
雨長牽千里楚江舟衰翁畏濕猶息酒健僕阻飢亦
抱愁唯幸故人爲地主望恩回首少舒憂

極困頓情見于詞今夕當到嘉興豐人
來迎者亦相失于江路尤可笑也

月十二日
肅辭舟行

次忠州西樓韻

一望北辰坐待晨危樓正與斗牛鄰文章強首遺風
遠山水中原靈景新翠稼黃牛生樂業青天白日化

明倫獺川玄味無人辨晝夜朝宗向廣津

疊前韻謝從周

老翁頭白白於鷗青鳥嚙書雨裏悠南北東西四方
水古今天地一扁舟長吟佳句自生興滿酌清樽安
在愁利涉漫漫渾厚賜登樓公復有先憂

再疊前韻酬從周

琴浦夕陽橫白鷗犬門山外碧波悠泝江十日困於
水入府三杯如在舟朋友親情成一笑君臣地隔動
千愁九天珠玉隨風散一曲陽春洗百憂

峽雨

峽雨冥冥不肯晴黃江驛上又舟行水源太白連銀
漢山接終南拱玉京綠樹嬌鶯有何喜寒沙獨鷺似
含情瞿塘象馬元非險誰信崎嶇平地生

峽路

峽路無泥江水濁白雲捲盡青山明厭簑細雨身渾
濕怯馬危坑髮益星老木倚巖含萬歲新鶯嬌翼自
千聲日斜始厲黃楊坂欲問天公厄閨情

黃楊坂路亦泥於水

艱得厲涉故云

院樓

十三日發漢陽京又十三辰到此城嶺馬江舟同苦

雨水村山驛幾關情與君從此百年內應想如今五月行一霎聊登腰院避青林當午杜鵑鳴

送丁叅知樞卿如京

忠孝三韓說姓丁傳家只寶一瓊青九苞瑞羽儀阿閣萬里仙槎動客星揔爲王忱如旭日堪誇帝澤似東溟滿懷圖範歸應早禮樂吾侯正魯庭

贈別黃仲舉

二首

自笑平生講帝王誰憐霧雨濕銀章詩成不必絃歌被心正要爭日月光鼎鼎流年難繫馭紛紛俗學昧提綱汝南喜得逢顏子應有天孫織錦裳

綠髮西行求霸王贈言匪異只尋章河衝砥柱山難
動雲淨瑤空月有光古道無多唯五止今人不信是
三綱平生最服開宗義聞說扶余淚滿裳

扶余人有
弑父者

別李同年子剛公毅于基川子剛出宿昌樂步

吾韻贈之又次其韻以贐

甲辰
五月

嗟君五十未賓王一曲陽春妙別章竹嶺今朝愁霧
暗齊雲昨夜喜蟾光乍逢乍別應緣數一往一來誰
會綱宇宙無窮男子事黯然孤坐淚霑裳

白頭吟

蒼蒼松桂鬢星星獨抱遺經慰暮齡雲點太陽還掩

面鑑明些影詎逃形雨餘生草春
情源遠流泉夜不停細究危微
頻起感題詩座右擬盤銘

次酬湖陰三首

樂世何人效目蒿踏青聊復共
登高孔巖雅量吞三島東里文
章禿萬毫幾切補匡趨北闕時
維祓禩憶南舫遙知詩老春同
調八域于今望治陶

芳辰隨處踏青蒿獨有陽春一
曲高萬物得時熙舜日五雲生
筆邇堯毫若謀濟海須殷楫休
說遊湖有野舫未賦歸來頭似
雪淹留長愧覺今陶

郡閣庭蕪仲蔚蒿白頭常對白
山高早知命駕輕千

里未有爲官補一毫春夢每尋青瑣闥清遊虛負碧
波舫誰人東去如張子不待秋風興已陶

夫浦次前韻

江邊細柳鞦金絲江上遊人信馬馳疊嶺競抽山面
目寒波一洗客心思雲歸鳥倦齊飛處月白魚跳獨
亂時乘興渺然莎岸卧休教醉曲播羣兒

江邊行望至
清涼山如

亂
筍

登清涼山

十二蓮峯一望驚蒼蒼空外競崢嶸中天秀氣何曾
餒白日烟光未會晴精祐早知印甫出清涼甘與釋

仙行纔登絕頂逢羊角浩嘯猶懷九萬情

望鳳巖醉題

祥鳳西岐曾噦噦東來落羽集茲山昂頭噴雨經千
歲舉翮何時遍八寰半日相看吟石上片心無復落
人間叢條疊穎休猜我早晚投簪辦大閑

寄李寶城圖南

大鵬○次郡樓金公克己韻

海城何處謫仙閒獨望雙鳬俟爾還樓近九霄瞻日
下地連三島異人間已聞言偃絃歌政莫遣安仁鬢
髮斑碧玉壺中如作客不辭佳致共君看

送李學士夢錫以質正如京

千秋使去任兵部說從事雲霄李謫仙
嚙命孤忠懸曝日沿途萬象屬吟鞭
國欽孤竹風遺聖臺陋黃金
士未賢柱下有人須問禮東歸一一達
經筵

送韓監司士仰出按湖南

馬韓風壤跨耽羅天上今朝發使槎
久掌絲綸惟聖簡試蘇惲獨以仁
摩節巡月嶽山增重旗捲蠻雲海
不波茹吐須知山甫德清風愧乏
穆如歌

送沈監司出按嶺南二首

片玉崑山第一人十年飛到鳳池身
早知觀海難爲水猶喜成山不厭塵
幾入金鑾聯佩笏共來銀省掌

絲綸翺翺公去吾誰與獨賀啼飢嶺海民

嶺海茫漫七十州公今出按是仙區雲霄鳳下爭先
觀原隰車馳肯後諏羅地青山皆北向洛江春水自
南流棠陰棣萼輝前後佳句應題處處樓

送堂僚王正字 特拜鏡城判官之任

判官新拔玉堂英自有曾中萬里城苗裔高麗看異
骨風流阮瑀擅雄名北門鎖後狼烟絕南鴈歸時塞
雪晴天上召書應早下虜人間說一韓驚

送李仲嘉出牧忠州

滾衷正合侍珠旒此別那堪又作州新見諸童迎竹

馬曾留傑句映江樓沙飡井上寒山出于勒臺邊老
木愁遙憶達溪流日夜古來知味一騎牛

新溪途中

西川長詠杜鵑詩竟夜開窓聽子規老去晝昏雙眼
暗病來心痛一身危花妍十日難容久松閱千年不
可期洛上田園蕪已盡每朝憑軾愧羣兒

新溪東軒韻

重到真忘百慮牽小軒危坐正陶然雙叅鴨脚太初
樹一本石頭長瀉川鳥啁花開世外日雞鳴大呌壺
中天魂清信宿是仙界風景桃源非妄傳

毗盧峯

解馭飄飄御寇風一生遊賞遍西東
鰲頭更望三千界羊角堪搏九萬空
衰客鬢渾沙烏白少娥裙詫海棠
紅乾坤自有難磨興浩笑三山不必通

次權書狀韻

危峯展席半空中雙蓋松迎萬里風
一日情生潑似海千年事往杳如鴻
黃江水染娥裙綠棘堞楓燃客絨
紅早識絃亭名萬古衰翁自笑鬢邊蓬

谷山東樓次牧隱韻

錦繡秋山似越中登樓爽氣廣寒通
翻雲覆雨看時

變明月清風到處同故國無書千畝阻新醅入手萬
憂空何人養浩如鄒叟過欲坊城擬禹功

敬次松月相公韻贈熙峻上人

哀渠不忍便麾之妄願他生未息機我道君親為最
大禪家鳥獸乃相依冥心寂滅終何益回首綱倫庶
自知好向永嘉寧父母碧松應偃舊園枝

酬任士則

客卧三旬病詩來百惠覃夜吟妖鬼泣晝詠慶雲曇
正派連洙泗醇風掃釋聃松間騰逸鶴海上舞童男
梅雪無邪艷蘭春有國馥楚珩初出櫝燕七始呈白

倚彼捕龍句投茲捫蝨菴經時忘肉味當日發心悵
弱拒空張臂強懷已自慙文章推短李氣力讓髯叅
幾服馬君實長欽殷仲堪論交君子淡不許小人甘
數曲燈前飲孤尊月下談清真賓社二寒窶主陳三
日月逢何晚心肝照不慚澗溪惟淺狹河海自包含
珠入龍宮取鬚尋虎穴撥懸知忠出孝奚啻綠生藍
積累千尋岳澄源萬丈潭乾坤應獨悟酬酢更相酣
邈矣追前躅高名北斗南

雲臺十韻

五臣熙舜業十亂啓周家謨典勲空著畫圖寵未加

永平褒烈遠建武效忠多金閣凌蒼昊繡窓襯赤霞
元謀爲上列宣力亦從差模寫窮精巧威儀絕類瑕
光榮昭日月終始指山河赫赫羣功顯煌煌火德賒
高皇稱豁達蕭相竟蹉跎東漢於斯盛遺冤惹茲車

讀書堂懷十韻

聖主崇文教金堂俯大湖
嘉紛超市井清絕迴蓬壺
玉罍來天府香醪降御厨
風流無盡藏光景不時
需實是神仙窟無非佺偁徒
不才還作忝異賜恐爲
孤臨食都忘肉爲句要積銖
文章麾魏晉仁義述唐
虞安得南箕鉞飛翻持北斗
斟太平千萬載坐見漢江

枯

東湖別羅生明源漢六韻

善源也吾益友賢季又丰容詠句月臨海彈琴風入
松清新秋水鶴俊逸碧雲峯漢渡袖初挽書樓情愛
濃聊成終夜話便倒百年曾知爾有仙骨重湖上逢

七里灘十韻

富山連百粵桐水入三吳野廟雲烟古灣磯歲月逾
高風不可企落日空長吁故友作天子伊人甘匹夫
垂竿徵物色橫足驗星符竊笑鄧馮輩遠追箕穎徒

神龍終晦迹罷馬競騰衢漢閣新圖煥釣臺明月孤
誰言九鼎重竟賴一絲扶節義凜凜載灘聲起懦汗
次東坡釋囚紀行詩五十韻敬呈宋睂叟并序
戊戌四月方伯令巡問邊將之不法者十九
日出城入南海歷平山曲浦尚州彌助赤梁
三千六鎮二十五日乃還渡露梁訪觀音浦
登錦山帆大洋以濟求禮渡遂次蘇子瞻壬
寅釋囚紀行詩五百言敬呈睂叟詞伯子瞻
行七日乃歸某之往還亦七日子瞻憶螟培
舊遊錄寄子由用寓眷棣之情某亦念公舊

謫

三千鎮卽泗川地

奉塵清鑑以抒停雲之思古今

雖遠其義一也但子瞻能言而某獨不能言
如其後世之無傳何望公一揮綵筆而擴教
之

卧閣如艸繫孤吟似楚囚偶承方伯命便擬子長遊
未係蒼生望猶爲杞國憂回頭賦智異高躅想崔侯
栗峴踰斜日郵亭俯小流蕭條鹽戶少遼廓海鶯浮
河浦潮初退鰲岑翠欲收飲驩良浦驛暫飯露梁樓
波安舟孤亂山昏吏競咻棧危馬蹄澁林密宇聲幽
寇昔屠南日民流寄北州觀音一捷後功德萬年留

聞道沉沙戟時呈舊戰州炬投南海縣角裂石城頭

夜起看蘇島朝息引犗鉤留題唯晉老

壁上詩有姜佳

句壓曹劉有將忽循撫臨瀛召敵讎匿名臚怨苦積

毀崇山丘朽索真難馭揮鞭要戒騶同行我師在殷

鑑汝忘不地理多雄特天工妙琢鏐山稠虎隱霧水

淨龍棲湫聖治如風動荒陲絕徇偷三山應不遠

二鎮勢相侔並海菑田側緣崖石路脩岳尊知有主

雲斂若褰旒澗竇爭喧筑杉松解奏篴飄飄思駕鳳

偃蹇欲駘蚪城峴餘殘壘尚州待碧眸

主人乃舊識喜携

吳李手醉劇玻瓈舟百雉鎮成瓮四圍湯作溝忽聞

錦嶺勝憶躡金剛秋清曉月淒冷滿山風颯颯前登
多武卒不見有文彪欲舉真人臂難乘列子輶虹門
神迹恠龍窟謠傳悠望海天浮水悲塵鶴視螭楓臺
題鴈塔玉井望仙靴侑酒謝靈賜食萃聽鹿呦紅雲
遙覆島白日恍遊緌登岱仲尼小躋衡韓愈愁蒼愚
何足數聖哲亦攀樓歸路披瑤草臨泉飲綠油烟霞
蕭寺去樓閣李城投李名華彌助項食使樓閣極宏敞葉令堪飛鳥
濠莊陋見儵關防雄廟筭節制扼夷喉連日饕風伯
憑河警仲由雷崖朝掛席彌助鎮前有小島近歲僉使治為瓜園而糞之即日
大雷雷島為中裂極可怖也以島靈厭受不潔而廢圍仍名雷崖赤渡暮催裘萬景

饒新覽千峯隔舊儔五言聊效軾雙鯉幸相酬

銀竹八韻

溪雲橫布陣山日忽埋輪頃刻滿空竹隨風動天真
簌簌寒生韻森森白迸銀映林元有態鞭地自無塵
蒼茫連嶰谷瀟洒跨渭濱無勞問枝葉自是異凡筠
共道豐年瑞堪誇大平民誰私千畝侯且願萬國均

屈軼十韻

皇庭生小草色映萬邦圭入地孤根直當階瑞葉齊
敷榮欣浥露愁歛恐鳴鸚獨稟乾坤正偏承日月低
受風常疊疊經雨亦折折直壓松筠氣堪羞桃李蹊

見賢如有喜指佞似含悽不語威斧鉞含貞信軌輓
靈於囿麟至祥邁閣鳳棲道泰由邪遠千秋詠德題
鴨脚亭聯句別諸生

晚涼生鴨脚靈脰嚙龍蹄河漢橫清淺星辰散骨棲
微風時動竹好月與催題放曠心頻倒箴規耳屢提
浮雲看聚散飄絮任高低

長城十韻

虞命士師治猾夏周教司馬詰戎兵河南久渴三王
澤薊北遙連萬里城自是雄心并六國定將虛築滅
羣萌鳴金伐鼓天爲慘堙谷崩山地亦傾學士錄圖

眞促呂將軍董役豈忠羸千年遼水腥猶在百代燕
雲鬼尚嚶嚶嶠空看圍漢塞逶迤不解救秦京當時
謾自誇強大後世何曾止戰爭腐肉偷生應始悔爲
書賜死最傷情行人慎莫尋常見一石無非苦我氓
輓方同知辭二首

方同知有寧之柩三月十五日發引追而哭
之漢水之辭曰

漢水滔滔兮風揚其波哲人逝矣我淚如河歸兮歸
兮嗚呼奈何

淵源早得友兼師自許平生毋自欺萬古高懷惟篤

敬百年晦迹混愚癡公清猶恐世人識忠孝只應天
日知霽月光風空入想西門慟哭淚交頤

輓金府尹緣○二首

雲霞上洛公初自神仙來勲業冠三韓一心常恢恢
我公類乃祖皆云公輔才轡弓楊葉穿把筆桂花開
捺已謠五袴義興舊鳴雷北斗幾司喉東瀛遍登臺
海邊棠陰蔽天上星槎回誠淑老萊舞暫辭哀職陪
乞守古雞林仁渥浹髻鮐眼中欠金牛訟庭生綠苔
平生忠孝願坐見海飛埃一疾竟不起此理胡爲哉
脩短固有賦萬事眞夢槐公今九垓上俯視八溟盃

有弟一生友有子萬卷該可必者餘慶乘彼莫浚哀
欲繼八哀詩老淚徒交頰

才兼將相早賓王三壤鳴琴一路棠百中風樓楊葉
小重撥月窟桂花香山河紫綬東南映家國丹心出
入光蘭玉滿庭萱可慰九泉安瞑莫浚傷

輓洪道原

青春托知己白首失知音永隔平生面空燒一寸心

輓崔比安公

世健七首

昔佐關東日風流說貴門如將老湖海不惜倒瓶盆
一宰南城遠長懷釣石溫忽聞丹旆返誰慰棘人冤

參議

漢

之親卽我親初聞哀淚滿衣巾銘旌遙度千

山雪斧屋新封萬古春緌上玉簫無返日吳中家慶

有祥麟

風流光景隨駒隙鏡浦依然印月輪

舊契白眉公仍知有六龍一官聊試手三載僅懸銅
井變虞城水琴傳單父風每多柯則邇此哭涕無從
德行真堪擬四科生兒還有六龍多看家學傳天
下百世親名也不磨

鏡湖風月不論錢伏臘諸郎樂萬全何意旅櫬千里
路可憐無復壽觴傳

平生積善有陰功餘慶還應契取同藏國青山埋玉

樹安城老吏識于公

枕上夢初驚白蝶
鼎中炊未熟黃粱
莫言種德身無
做天下皆知有二郎

輓李贊成

南國摧天柱西門哭謝安
挺生叅化育處世備艱難
愛士從人謫憂君不自寬
傷心清洛上無復把漁竿

輓安挺然

痛哭文成曾平生意緒
繆渡江丹旄濕乘鶴白雲悠
星月心猶揭門闌業必修
他年廣陵路宿草淚應流

輓李正字光前二首

年加回也一官與后山同藥物無親恨辛勤有弟忠
浮名炊黍了流毀蓋棺空誰似昌黎子哀歐古筆雄
藝冠三千士名尊二百人登龍期報國乘鶴遽遺親
天上爲修記塵中空泣麟鄉關歸旅櫬埋玉倍傷神
輓地主洪公

割雞邊郡大刀恢九重清風瘴海來豈意今朝遼鶴
遠恠聞前夕北山頽武陵竹色雲中慘買浦江聲月
下哀回首古寧千里路柏林何處葬仁骸

生死茫茫欲問天爲仁何促爲頑延丹幢此去一千

里黃鶴不來三萬年江上樊城明雪月漢中喬木暗
風烟南民浪散無從涕餘慶猶憑子女賢

溫溫虛白胄相識盡羣英冷暖百僚後浮沉三十齡
庭前雙玉潤膝下二蘭馨棄彼應為樂殘城涕哭聲

輓領議政洪公彥弼

傳家文藻古應稀

子遜亦能文章

大老哀榮竹帛輝一德早

能成疊疊三朝嬴得贊巍巍建前春草猶交翠雲外

笙鸞不復歸

二聖輟朝悲不慙白頭漬絮益沾衣

輓李正

元翰

送君丹旆淚傾河五十四年如夢過出入升沉全許

國死生契活未憂家王公不壽天難必鄧子無兒命
若何奉慰高堂賢弟在三泉安瞑莫淚嗟

又代人作

長者醇風宿所欽同閭歲晚契彌深蓋棺未掩報君
志入地猶懷將母心屈指舊僚今幾鬼偏傷老我十
年襟賢人無子仁人促老吳茫茫道不諶

輓金同知

剛似精金粹似璚星中斗鳥鸞凰北邙已下玉喬
檇南國空陰召伯棠天到斯人仁且促家多積善慶
應長臨風爲瀉如何淚行路挽旌亦斷腸

輓柳正郎妻南夫人二首

義烈冠千古何人能萬言淚枯雙眼廢心在五常尊
入地應含笑旌門曾洗冤自多叨太史題竹暗銷魂
萬里欲招魂平生獨抱冤三期揮血涕一夕謝兒孫
揭日孤貞曝開風薄俗敦柏舟空詠節難與此同論

輓任同知母夫人

尚書公子婦參判宅夫人能奉歌頌藻生賢看鳳麟
邦家光亦大六十命還貧歸村應為樂偏傷孟母仁

判書諱忠謙參判樞
同知虎臣佐郎輔臣

輓任傅士妻母鄭夫人

圃隱德門宵
宣陵親子妻頻繁勤澗沼蘭玉滿庭

閨樹靜風何急雲哀鶴自啼彥升應作誄吾欲汗青

題

任昉字彥升爲
博士故比明仲

輓尹判書
旣母夫人

天於壽母賦貞閑獨向高門福慶攢生子已看躋一
品有孫今復冠三韓能令孝悌敷邦國豈但慈仁種
玉蘭未莫生芻空著誄那堪華寢作岡巒

輓曹都事母夫人

幽貞曾是謫來仙一配高人六十年豈但齊眉超古
禮亦能采藻續詩篇文如子建生兒貴智似張良擇

皆賢壽未滿仁榮可必升堂無計倍婆然

輓宋眉叟母柳夫人 二首

修撰之親卽我親聞空聞孝又聞仁一雙白璧邦家瑞半熟黃梁五十春初到竹州驚問誰竟於湖閣哭沾巾從今永鼓升堂望未真生易愧古人

一生多積善餘慶雙麟樹靜風何惡天高鬼不仁白雲望鶴遠丹旌鬣封新坐想慈身怨長霞漢上巾

輓伯母金夫人二首

一生失怙恃千里望升堂逝日真流水哀萱不復香江河翻涕泗天地極悲傷猶自嗟升米潑慚萬歲藏

采蘋閨德二南間九十高年古亦難辛丑北行猶舊
教壬寅南覲僅分顏風催喬樹門庭怨玉瘞窮山霧
雨寒千里繫官恩永負一題哀挽淚潺湲

輓伯嫂朴夫人

都承旨朴公
漢柱之女

吞聲泚淚瀉哀吟永負平生母事心義烈名家生淑
質慈仁我室著丹忱有孫自積義經善教子寧殊孟
母欽乘彼吾親如見面爲陳風樹怨彌深

武陵雜稿卷之五

別集

武陵雜稿卷之六

別集

封事

丁未二月初七日封事

臣竊惟 殿下幼冲臨御聲律身度聰明睿智超出
百王加以 聖學日就早事四勿已究一貫當此之
時誠宜盡擇博學之士入侍 講筵况臣以草萊寒
蹤衰鈍之資鹵莽之學亦忝 經席至爲長官非徒
不能導廣 聖心亦多不得曉析文義進退躡澁語
言吃陋撫躬非分慚懼交極且臣逮事 先朝曾侍
經幄猥受天地罔量之 恩顧乏涓埃有關之報正

當 祔廟之後愈新駟隙之痛誠欲以未及效 先
王者冀報 殿下蒼顏白髮已迫遲暮犬馬之懷豈
敢有隱又於前所畢進大學一部之中撮其要的爲
殿下申之區區賤悃天地 祖宗實共鑑臨伏惟
殿下留神而洞省焉臣聞大學者帝王垂世立教之
大典僅一千七百五十有一字而其規模外大節目
內密本末次第至切至詳未有滲漏學之之要貴在
服膺而踐履嗚呼自古爲人君者孰不欲使是身爲
二帝三王爲人臣者孰不欲使是身爲臯夔伊周然
而後世之君臣所以遠有愧於虞夏殷周者誠以大

學之教無傳而大學之道不行也昔禹倣于舜曰無
若丹朱傲周公戒成王曰無若殷王受之酗于酒德
爲人臣者固未嘗以吾君爲聖而不盡吾忠爲人君
者亦未嘗以吾身爲聖而不喜受規今夫閭巷小兒
皆知讀大學問其所以明明德則必曰格致誠正修
問其新民則必曰齊治平相應答如影響然問其所
以行之之方則茫然不知所向嗚呼是果大學之學
乎夫學貴真知旣知須力行臣以謂欲學湯盤之日
新須勤太甲之顧諟必自強不息健行如天然後吾
之所得於天者當復其全體無時不明也虛靈之地

既霽昏翳則其本體明於明鏡寂然不動而事物無窮之變可泛應曲當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是也臣伏讀大學經一章曰知止而後有定朱子釋之曰定謂志有定向蓋言為學必以知止而定向為先也苟不知定向則是猶瞽者之擿埴長安在西而未免東笑雖日行千里徒勞而無益故君子必先為之格物以致知然後為能知止而定向此固初學入德之門也夫五帝之聖莫如堯舜三王之聖莫如文王然而究其所止則莫先乎仁之一字故大學只引三聖以為萬世人君之標準其稱文王曰為人君止於

仁其稱堯舜曰率天下以仁嗚呼彼二帝一王其知
止而向行類此其又贊爲仁之效曰一家仁一國興
仁又曰未有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誠使人君必
止於仁如射者之的行者之歸而惟精惟一克之復
之無一毫人欲之私則其爲心如白日青天雲消霧
歛無一查點綴蓋將絳二氣而妙萬物亦必無一物
之不得其所矣天下之大可運於掌況於一國乎如
有一物不得其所則仁之道歉而爲餒於一物爲愧
於天地矣嗚呼爲帝王者不亦勞乎昔汲黯告其君
曰陛下內多慾而外施仁義其言至懇而武帝不悟

窮兵惑仙幾踵亡秦之覆轍是初不知定向而然也
仲尼十五而志于學伊川十四而學聖人伏念 聖
學知止定向正在今時夫道一而已矣人皆可以爲
堯舜有爲者亦若是願 殿下勿以堯舜文王爲高
遠而不可跂及也臣伏讀大學其書至約四引康誥
僅十五字其曰克明德者修己之謂也其曰作新民
者治人之謂也其曰如保赤子者仁民之謂也其曰
惟命不于常者甚言天命之難諶而人事之當盡也
嗚呼誠使人君日誦此十五字念念佩服曰吾之學
果能克明吾所初受之明德而無一毫些累乎抑一

毫有所未至乎吾之道果能作新吾天吾祖宗所
付之億兆而無一民舊染乎抑一民有染乎又曰我
之仁恤一國之民果能如父母之保赤子乎抑有所
未盡乎每以天命之難謀爲憂人事之未盡爲戒日
復日日夜復夜夜無時豫怠終始惟一則此十五字
與舜之十六字當並爲帝王之明師而明德自明於
上億兆自新於下如傷子惠之澤自洽於天下將不
必祈天而天命亦爲之維新自底於億萬年無疆其
永矣臣伏讀大學至於秦誓獨引九十七字何其引
之不憚煩也嘗慨穆公西戎之君也其所言未必如

二帝三王之聖而孔子必取而不刪以續夫四代之
書者豈無微意乎此固曾子之徒所以引證於是書
多至百言而無厭也其曰若有一介臣斷斷兮無他
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
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
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又曰人之有技媚疾而
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
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蓋前六十一字極言君子優
容樂善之量後三十六字極言小人忌疾厭善之態
穆公其始也不用百里蹇叔之言曰若爾何知中年

宰木拱矣蓋甚言其老謬而用儉小行師至於隻輪
不返於是大悔乃作是誓然而終不能盡用耆舊使
儉小再舉而河舟焚此固秦穆劣於五霸也然而夫
子取之者以其所言則至善故不以人廢言也嗚呼
誠使穆公踐其所言則其治豈可量哉此又人君之
所當深察也臣伏讀大學曰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
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臣聞國
之所依者民也民之所依者稼穡也故周公之輔成
王先陳稼穡之艱難其詩曰饁彼南畝田畯至喜孟
子之陳王道必曰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又曰民事

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今之民俗務本者少而逐末者多末愈多而食愈少食愈少而末愈多靡然日趨於飢饉而不自知也夫一國之土田有限而一夫情農一田不收十夫百夫至于千夫萬夫不執耒耜則其不收者千萬其田矣故臣以謂今之人災甚於天災何者今之審天災者以四分食而六分不食者謂之六分災三分食而七分不食者謂之七分災臣所謂人災者亦然夫農必使盡人力然後可以盡地力故上農夫貴在冀田而耕次之耘次之歛又次之其必欲不違時者

所以惜其力也臣故曰四人農之而六人食之者六
分災也三人農之而七人食之者七分災也以此言
之今之人災不止七分也不昏作勞商書所戒帶牛
佩犢漢吏所耻今也氓之蚩蚩爭希登壠以罔市不
肯服田而力穡南畝漸空西成安望草竊起於貧窶
白日屠掠此皆 殿下之赤子豈不傷但苟無人災
則九年耕裕三年之食公私滿溢露委於外菽粟如
水火求之而無不應行者可無齎糧民俗自厚雖間
有天災不足恤也況於盜賊之虞乎我 祖宗朝諸
道監司皆職帶勸農 祖宗之務本亦可見矣伏願

殿下為政必以民產為先於宮中圖無逸誦幽詩又
敦諭八路驅民於農使小民皆知務本業而耻末利
革巧詐而還朴實然後申之以孝悌之義勵之以廉
讓之風以隆初服大化之治不勝幸甚臣伏讀大學
其引詩一十有二章凡一百四十五字所謂反覆吟
咏之間使人心融神會不知蹈舞者誠深於詩矣嘗
試誦之則其命維新之可喜峻命不易之可畏民之
父母之可愛民具爾瞻之可謹向微緝熙而敬止安
得於戲之不忘至於邦畿之喻黃鳥綠竹之教愈可
以起人於百世之下此桃夭蕭蓼之得空鴈鳩之不

忒所以爲貴也其稱君子者一十有三處皆喫緊爲
學之要臣不必一一歷陳而其爲道必先慎乎德有
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毋自欺無所
不用其極者皆是夫中庸亦繼大學而作其引詩凡
一十有六章其稱君子凡三十有四處皆可以改目
歛觀臣每誦味于此益知前後聖賢用心之獨苦也
嗚呼庸學二書所論皆格言然而臣於先儒訓詁章
句之外別有所感焉者故敢竭獻芹之愚伏願 殿
下始於大學終於中庸反覆溫理體而行之靜而安
之無忘引詩必念君子則傳說所謂愈終始典于學

厥德修罔覺者正在於此也臣伏讀大學其誠意章曰必慎其獨者再其平天下章曰有絜矩之道者再以義為利者再臣每讀至此未嘗不悚然而畏之感然而敬之欣然而悅之夫聖賢所以言之而不足必再言而無厭者亦豈無微意乎誠以慎獨之似易而實難絜矩之似約而至博為義之似無利而有利也然臣以謂三說雖若有異而其實一也蓋慎獨不已則毋自欺而絜矩之情油然而發矣絜矩不已則老老幼幼而為義之心藹然而生矣雖勸之為利亦不可得矣伏願 殿下潛經而沿于傳究傳而會于經

眷眷乎十仁字反覆乎一恕字驗一心有無之七病
察楚書舅犯之所寶敦五止而惕五僻又必以四命
字四慎字四義字念念存省不忽細行不厭小善勿
貳賢正多親巧令臨民如祭視物如傷事大以誠事
小以仁忠信必先驕泰必戒高明法天博厚法地以
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好生之德協于乾坤融
爲太和和氣充積風雨自順百穀登而萬物育於變
時雍之治不獨專美於帝堯矣臣無任激切屏營之
至謹齋沐百拜昧死以聞

書

答李龔巖

伏叨眷札備省尊體萬福深賀澄衲之來又出
意表乍對碧眼如見芝峯前行待泛汾川飲靈源一
洗塵埃中查滓得參龔石夜宿滿月軒朝登龔巖玩
曉景平生清賞已踰所望及躡芝山入精舍登六臺
洞覽清涼面目向微導誘之恩何得至此奉醉東臺
仙酒飛過龍壽山道憇茂樹之陰郵奴解說是相公
所命植者坐揖清風移晷乃行自此益爲傾跂不能
頃刻暫弛小埃務閑再趨是切但 寵命方新禮須
拜 恩謝之以老則尚健辭之以病則不誠世固有

慕名自高者亦非所望於閣下也極知相公自處然
不敢有隱於大君子由竹嶺至江路僅一舍扁舟順
流數三日可達漢京舟架茅編蒸溽不至輿也丹陽
清風崖壑絕勝南行時路出是間因行事忽忽不得
窺其萬一意到郡後即可恣撥只隔一嶺了了心目
猶虛過三歲人事拘牽類此欲送相公於寒碧樓上
一日可以還此區區所願日夜望切伏惟令鑑謹頓
首百拜

與宋睂叟

秋後不審令體倏見冬嚴翹跂益苦累差家路省先

松兩叅司舉往還旬月以致乖隔想眷怪近見李伯
胤書始認令公送子滾賀第無以圖效微懇為愧耳
衰病與迂拙日滾不有新得徒失舊聞年逼知命未
免為陳人唯思歸田以修竅而已感戀聖恩徘徊
到今無益於公有損於私攬鏡自相每發孤笑伏惟
相公為天地立心其自任之重與朝野所望一也亦
聞南仲公拜判相必朝夕圖議太平之策區區之心
喜而無寐洪道原復見天日亦必數相見眾賢會于
朝其樂如此而獨不得望見其車塵命矣奈何區區
所祝益加崇滾以慰遠慕月日世鵬再拜

與李琴軒長坤

伏蒙前月初七日賜書哀矜指示可生之路其辭旨
懇浹臨照日星雖天地鬼神亦足以回動跪讀悲感
不覺流涕失聲伏念閣下瑞世鳳麟三尺童子皆得
誦君實而知司馬某在齟齬時已能慕悅而夢想之
顧一望後塵以自壯者計今三十年誠非不切也昌
寧距漆原僅數舍地非不近也閣下退卧田園踰一
紀某之仕宦往來路必由昌者亦過十年先人在時
每以不謁吾相公爲戒教非不嚴也誠之切地之近
教之至嚴也然而勢有所未敢者徒以尊卑遼邈於

蠢駘固陋心欲守區區之禮不敢有所果也自遭酷
禍來雖慘然在哀疚中賤情景慕曷嘗暫弛苦塊形
骸百病所萃血脉枯涸神氣昏爾年纔四十頭頤白
盡毛髮鬢指墜謝如霜後木葉加以唾濃不止往往
倒瀉黃汁或嘔血赤地尋常恍惚痴冷交作理難久
支孔子言不惑某年已及之脩短窮通無一分動心
獨以偏母在堂未有他兒息可以慰眼前者每見某
枯槁日甚不勝舐犢之情輒爲之摧傷不已由是哀
激冀調護萬一仰慰老孃心敢遣成生詮稟軒屏極
知僭冒罪安可逃閣下反賜憂憫至降手札以開喻

之於敵以下受此誠無以爲報況賤子之於大賢君子乎感恩撫躬若無所措適母子相繼患病至今未獲一修謝疏伏計俯怪下情矣哀悚滋甚近日強加蔬糲氣力比前差健若得支活五六月庶可企遵大制過此後如不甚病當先祇謁以披籲下誠雖卽死門下猶足免魯母所羞況得依歸又延軀命豈不幸甚哉以平生慕望之心念先人至切之教慟擗頓地不知所喻伏惟垂仁焉暑氣酷甚區區所冀尊體動履萬福誠無任哀惶感戴之至謹稽顙百拜上謝謹疏

答鄭湖陰

伏蒙眷書備省令體萬福慕荷愈切世鵬特叨令矜
尚保迂陋但白頭之年未免井蛙恨不得爲御而西
也龔吳諸公必開好顏大邦文獻自公此行東矣隋
唐不能樂天而敗麗濟不能畏天而亡沿途興感自
不容已樂天之仁畏天之誠前古以來有如吾皇
明及我國者乎無矣於斯時也雖下士皆懇激奮
忠願效一行況明公堂堂爲一世楷模豈念萬里跋
涉之艱哉遼薊苦寒凜風可畏然亦念大君子之行
神明必有扶持區區傾跂無以奉贐慙戰慙戰伏惟

令鑑餘難覩縷謹西向再拜

與沈貳相

彥慶

前此緣安東比安兩官人及丹陽訓續承起居雖隔
重嶺如在軒屏之側私心甚慰自近日三處往還亦
斷迴然東望每爲發嘆客宦專謀饕口而今年荒饑
無間往歲徒使田園就蕪坐路傍困頓雖督郵塘突
俛白首罄折庭除間於分已熟不知爲耻時時攬鏡
自相竦然發湖海之思倘遂此計披奉益無期矣如
之何如之何伏惟相公高卧東溟頤養日多某水某
丘其樂難言至於江湖遠憂非細人之所得窺焉則

不容覩縷兄弟之情天屬也孰無是心獨聞明公自
姜被之冷週為傷痛仍致催白是固世鵬早所折肱
者然亦須付之於彼千萬順護以副鄙陋區區謹百
拜上候

答洪明仲

關外遼絕嶺雪連天異鄉逢春轉覺寂寥忽捧玉簡
來自五雲之下備審足下勤眷感戴感戴僕東行已
兩年北戀南思犬馬之誠豈敢暫弛朋舊遠隔益無
以為懷每衙退輒披洛下諸公送別之什整几高吟
不覺此身之在天涯也及讀足下序文雄浩奮放能

大以肆雖古之作者亦無以加矣余獨喜見古人於
今人中也前惠猶復云云其自視愀然若有所未足
焉者噫如足下者雖求之古人中豈可多得余觀古
今爲學之士其病在於自足譬如盈于杯勺而足焉
滿于甕盎而足焉或溢於溪澗濫於江河而足焉庸
詎知大海之無涯無時而足焉者乎昔顏回氏聖之
亞者也其言曰欲罷不能旣竭吾才雖欲從之末由
也已夫回之所仰者夫子之道也其賢如此而其未
足之心又如此故及回之死也夫子惜之曰吾見其
進也未見其止也嗚呼誠使回也假之以年推其不

足之心進之不已則其果終爲未達一間而止乎今
足下爲文亦猶恐不足夫文豈異於道哉苟能推其
不足之心進之不已則雖駕馭濶孔大鳴於宇宙皆
足下責也況於文乎其不止爲江河而卒爲鉅海也
審矣似聞足下住在雙里門第與睂叟家相近必朝
夕相見商略前往之餘語及僕幸道僕此語僕天資
駑朽年齒已晚疾病纏綿雖欲僣勉已無及矣然於
中夜起坐未嘗不慨然流涕或取古書讀之欣然忘
倦優游自樂足送餘年俟天日稍暖欲再登快怛諸
峯躡盡海上仙區然後西入都下與足下連床夜話

討論此方山水使足下卧遊可乎足下水府事業已
告方伯望其頌表使人敬服非是水清安得如君玉
潤耶潑慰潑慰并照之行使甚遽只此不一惟祈萬
萬珍重年月日鵬拜

與安太虛

初蒙惠答但想公怒我書辭而已不審惠怒正在何
語矣後承再教書備審示旨可悵可慰僕之舉提調
爲言者非欲劫之在京所聞如是舉案盛爲責者捨
此無以激悟尊聽所以區區多言者不過護完祭享
奴婢一遵受教本意而止耳何見過之潑也辱書

又教之曰但先諭以不爲之辭僕不聽則復諭以昨日所教之辭僕當萬死又何辭焉云云於鄙陋心益不能無惑去冬以寺奴爲攬不便事僕已白於蒲月臺公必不記也若知公之不記則僕固當先以微辭白之然後爲極陳可也然公我間何必爲微辭以伺其意然後爲言耶本月二十六日僕夜到弊司則首奴輩盡爲貴府捕去其妻子冒曉哀訴乞於未杖前以一言惠救一房云故直置心親不暇貌敬果未能連紙以修辭要盡吾意以悟尊聽而已初不計再半紙修辭之慢也白髮龍鍾公然作一醜翁遠離偏母

精神恍惚忽無人世念况復凌駕尊舊便懷罄竹
書罪之志耶山螢洛郎早共艱辛區區向仰安擬骨
肉弟兄一別漢上八經寒暑羽鱗殊勢江渭遠隔每
苦停雲之思豈期以再半紙慢書遽蒙隣鄉隣官之
教哉故舊無大故不棄亦聖人之仁望公平心更取
僕初書而讀之僕昏忘實不能記其書中語然冀悟
尊君勿役寺奴外豈有一分他情哉若果有他情天
厭之望須惠藏其書于篋中他日欲對公一讀以雪
吾今日之恨且自今請改心事之七十輪臺之悔君
子猶憐之况未為七十者乎卽合修辭解達遲遲迄

今者正望公弛怒之後徐徐怒察耳但此書亦未免
繁辭正所謂抱薪而救火者也呵呵早晚奉晤一笑
正緣公家事非吾一家事寧有私喜怒更須平已矜
採似聞留守相公亦發赫怒恐勞尊體不勝下情謹
百頓上謝

與許南仲

向蒙諫院吏齎到眷書備審令體萬福遙賀遙賀
若某者上無所怙下無所胤苟無有兄弟遠離偏慈
精神潰潰忽忽無人世念何由一望令儀奉吐酸腸
監種西田纔訖始凌策遊天磨山訪朴淵躋冢頂以

望西海一盪塵霄亦足快矣向年登金剛觀東北界
大洋去歲陟伽倻挹南海縹氣今又爲此行天之所
借亦未全窮居間浩嘯或發汗漫磅礴底意思豈海
山之助耶但飽憂禍患衰白轉甚公然作一醜翁把
鏡照顏每自心疑怪况於人乎讀古書過眼輒忘立
言亦不可望竟爲鄉人而止矣顧初心豈不悲夫僂
欲退藏山野出課耕耘入調甘旨以奉老母而終年
貪戀聖恩未能去奈何奈何日者金堅氏之行
醉付數絕醒不能省記不知爲何等語也比仍天使
行貴州人必連絡入都獨無一言賜問爲怪爲悶昨

見兩使所作似學聯兒童之語可笑區區慕仰千萬
難縷伏惟令鑑謹再拜

答朴密陽

世煦

翹渴之劇奄叨迴翰兼領四卷書四斗果南樓物色
藹然在目殊荷腴貺若攬秀之記其時適被方伯所
召頗率爾不足觀反擬皇甫持正索價高明其誇張
爲謔極矣坐想大府簿牒山積時時發笑迂漢之狂
誕來教乃比之子安膝閣之引大君子亦有誕劇耶
然今之承賜其書壘山所選文章軌範二卷晦庵所
採楚辭二卷其果黃栗其誘引之方亦云至矣果能

終之以中正之實則平生受益固不可以尖毫覩縷
僕之記中所以區區繼之以實者亦有勉於此如得
其實則子安輕薄為文亦不足比也三郎孤浦之改
甚當甚當當初考之地誌而書之其謬類此夏史書
禹貢至於敷淺原一說未免誕妄悠悠三千餘年至
紫陽然後始得其正微先生幾為後人之所笑矣問
津四十九歲亦有迷津亦可發一笑也伏惟尊鑑謹
再拜

答鄭濟卿

戀渴承書潑潑慰僕公然已作瞞漢只欠一死使

君一見之必爲之流涕不暇責我也甚矣君之不量
世情也使是白髮行于三代時則雖稱百念于兄亦
足矣是白之不貴於天下久矣自念之亦不可得安
能移吾念使人念吾之念也與其請念于人而人不
念之莫若不請念而吾所自念之爲澁念也然居是
荒邑無以遂吾自念之情則是固吾之罪也而勢有
所未及也非情之罪也然以君之所責知君念我之
澁也嗟乎世固有念我如君者乎無也安得一展相
念之情以洗百年之懷也自吾爲邑不但穀之荒也
相亦荒矣上以不得供 上下以不得應親朋白頭

太守之寵多類是爲可嘆也朝暮所對者只有萬仞之太白小白爲隣耳幸一來見此白翁對白峯也呵
呵惟尊照適卧病戲草

與安挺然

秋復中矣一面何時念之使人銷魂想高卧挹南嶽之翠必多有著何不一寄新什以慰遠情也僕之衰病比前愈劇然猶濡滯未能去犬馬良性誠難已
已去年公之南遊正在鶯花雖記仙賞於龜潭若秋風楓崖之翫則有天壤之隔今年豐丹西事稍登正公來賞之日仍謁文成祠同卧白雲洞數十日則真

人間難得之奇會不敢妄擬於昔賢求之前往千里
命駕不但一呂而已若閩上相尋亦不遠千里幸洞
照一笑書不盡意謹再拜

答黃天安

世憲

伏蒙眷札兼領永味感荷罔極入京未月再擎賜翰
慕戴之情自不容已而念及壤下雙親六載承恩養
益為悲感欲絕加以民自少遊方凡得父母書寸紙
不敢遺收藏者只一帋雖欲復見一字不可得矣骨
肉皆淪喪挈家口北來後不見鄉書亦不復望切鄉
書得擎惠書如見吾父母書父母在日凡賜物來輒

承小簡至今束筍滿篋老妻能記言當時事亦爲隕
淚若功名則迂狂淺陋固非其器安敢望耶所以北
來者以父母旣歿爲人生更無所事不忍遽與鳥獸
同羣寧再望 天闕然後庶以盡犬馬之誠耳殘生
衰醜須髮如雪入鷺班羣怪相指 國家方汰揚人
物如某者曉夕當去求佳山好水採薇垂綸以遣餘
生上不欺 明朝下不負所學足矣微公於何發此
平生之懷耶伏惟矜照某再拜

雜著

聖辨

或問曰何謂聖曰聖如天也曰何也曰天體而聖心者天也人身而天德者聖也故至健莫如天至誠莫如聖故天行無息聖行無偽然天有是心而不能為人言聖有是德而能盡其天性天者體也聖者用也天者父也聖者子之先覺者也夫天蒼然爲蓋而其治教必待乎聖人聖人藐然居內而其道德實宗乎天故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盡仁義之實者其惟聖人乎故聖人配天曰丹朱嚚均不似鮮度惇聖人其果化乎遭焚浚苦胼胝拘夏姜圉伐削聖人又何厄乎嬰沮孔髡侮孟軻嫉程侂冑誣

朱嗚呼天之不欲使天下大治乎何其聖人之恒不
遇也曰不然勲華克協萬方雍西伯在一隅三歸其
二聖人其果不化乎瞽瞍洪平子姬王仲尼享聖人
果終厄乎秦晉六朝隋五代元純用鐵漢唐欲鍍金
而不可掩宋則金鐵雜至於大明及我朝鮮聖賢相
得治具畢張其金之純矣天下果終不治乎天之文
日月星辰是也聖人之文詩書禮樂是也洋洋浩浩
其育物也眞眞純純其無己也大哉天乎其妙入毫
芒至哉聖乎其氣彌宇宙故聖人之在上也其治隆
聖人之在下也其教迥雖然聖人之治止一世聖人

之教裕萬世與其治之不隆寧教之大行於萬世也
世有麟鳳龜龍則人人皆知其祥也若聖人則不知
也何者麟鳳龜龍其羽毛鱗介足以易別也聖人則
亦人耳無有羽毛鱗介亦何異於常人所以難知也
故詩云俱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然則聖人者雖有
麟鳳龜龍之瑞其不爲狼彘蛇蝎之所困也者幾希
矣曰聖人者面必晬背必盎雖無羽毛鱗介於別乎
何有其未辨者特未聖乎曰聖人之所以爲聖者德
也苟以晬盎別聖人則孔孟程朱不遑遑而嬰髡軻
胄無邪喙矣天下何憂乎無治乎吾恐後世之以子

朝為辟盜也於是乎作聖辨

筆墨家說

絳人陳玄與中山毛穎結為石交同居一室玄嘗謂
穎曰為君磨頂放踵亦無憾矣穎應之曰我亦寧為
頭禿無一毫離君之意於是交益密玄曰用之則行
捨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穎曰起余者玄也始可
與言交已矣穎又曰吾友陶泓氏太重會稽子太輕
然陶泓之質確於曾參會稽之心清於伯夷微確君
無所磨微清我無以行盍與若為四友以終年玄曰
諾相與言於南阜居士居士聞而為之記

策問

問唐虞三代之際斯道大明治隆俗美不可尚已奈何三代以下聖人者不世出千百載而乃一生其生也亦未免小人之所沮孔子之於齊景晏嬰沮之孟子之於魯平臧倉沮之伊川之於哲宗蘇軾沮之考亭之於寧宗韓侂冑沮之天下寥寥不復見至治萬古一嘆向使孔孟程朱之聖賢未有晏臧蘇韓之仁則齊魯南北宋之治可變而至於道與吾東方自箕子以後亦未聞至治其有道而不遇者誰歟沮之者誰歟然惟我朝列聖相承重熙累洽方今聖

賢相逢治具畢張然而朝野之間天理或晦人欲或熾風俗或有愧於唐虞三代之治者何也諸君子學聖人之道蘊經世之略講之有素其悉陳無隱將轉聞于上

白雲洞石壁刻敬字

文成公廟前有石壁如削欲刻敬字書院諸友皆以取忤世俗爲戒且曰當自敬於心何必刻之於石世鵬亦不敢強及得晦翁與蔡季通書然後乃開視諸友曰先天諸圖尚可刻獨不可以刻敬字乎嘗謂敬者苟之反纔苟便不敬此固吾晦軒之所契於晦翁

者愈不可以無刻也廟院雖不得久保使此刻不至於剝落則千載之下稱之曰敬石足矣皆曰諾遂刻之

告豐基父老敦諭小民文

人之異於禽獸五倫為重今者窮巷小民不循天理唯人欲是徇至於為子者或不知其身之出於其父養之反不如犬馬況能敬乎甚者不忍於其家之老畜而忍於其父者前後相望每為聖朝羞嗚呼使是輩知是身之出於是父則必無是事夫禽獸知有母而不知有其父故聖人有憂之制為禮法尊父為

重於是焉人始免於禽獸矣噫均是人也一變爲虎
狄再變爲梟獍豈不悲夫且爲妻者昧舉案如賓之
禮以雞鴨之昵爲相和爲弟者暗庸敬從兄之義以
門牆之閑爲無傷疾行先長少者不知行桀之行加
優於冠賤者亦多作奸陵貴俗尚之病莫痛於此致
鑿之方所當先務茲於到任之日卽以話言曉諭里
正等斯五者得其道則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婦別
長幼序睦睦雍雍所謂天地中間和氣致祥之本而
豐年之所由兆也人皆有良知良能其不悟者有所
蔽也雲捲則日昭昭矣蔽去而初可復也綿繆黃巢

止于丘隅嗚呼可以人而不知所止乎此固太守之所告而亦所以自懼也如有爲子而不敬養其親妻而不敬事其夫弟而不敬從其兄少而不敬禮其長賤而不敬勝其貴者太守當躬親開導其終不改必如法痛繩乃已考翼其敦諭小民俾各自新無怠

序

送宋同知守初以奏請使如京序

天極高而能大地極厚而能廣廣故無不載大故無不覆易曰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爲天子而盡動

靜之妙配廣大之職者其惟大明乎故能覆載萬國無問海內外一視而同仁我朝鮮受命開國一心事大貢獻相望於路爾來百五十有六年敬戴如一日視萬國最忠今嗣王卽位之二年冬天子求紙嗣王使陪臣星馳進獻天子嘉之寵賚有加陪臣之齎勅自神京還也未出關而爲賊所偷嗣王惟不克祇承天子是懼乃詢于宰老僉曰是雖出於使者之不職幽燕一路唯賂是殉蠢無羞惡心固有朝衣而狗苟者我使行每遭困辱爲日久馴致竊勅事極可愕此在古所未聞至於館鎖我使視

同撻奴皆非舊制且福建人潛通日本以東海為市
漏洩軍機害且不測漂舶屢到解送繼踵意者中國
利源濫乎濫必有墊 明天子在上不可以無奏

王曰然其博選宰臣中知禮而能文者一人為上使
又慎簡學士中一人為之從事廷議以判度事宋公
純首薦為上使以僉知柳公智善為副以右鴻臚朴
侯忠元為從事在列相賀其得人而榮其行也朝之
卿士相屬為詩以送其行長歌短律夫人而能之信
乎所謂越無鎛燕無函秦無廬而胡無弓車者也副
提學周世鵬乃執爵而告曰古之以善使鳴者齊嬰

吳札鄭僑衛賜其人也彼其聘於列國雄誇以辯如
譏門于楚毀垣于晉皆非篤敬未聞君子之大道也
獨季札入周周已衰矣厥後殷禮張溫使蜀諸葛亮
見而嘆曰江東菰蘆中生此奇才然蜀亦僻而陋其
為使無足稱我東方人入使中華而著稱者載國乘
不少若金文正之必達於甘肅最為得體自大明以
來前有圃隱後有陽村二公俱有王佐之才見重於
高皇帝蠲貢霽威澤及東民以迄于今者二大儒之
力也今公滾於專直翕關之學忠孝文章當不讓於
二公其必以乾坤廣大之說為 天子誦之昔周公

設掌訝待邦國之使雖五霸亦然故賓至如歸無寇盜燥濕之患仲尼罕言利所以防其源也使中國禮遇我使洞開烏蠻肅東路絕南舶而回清風於宇宙吾於公之行有望焉嘗聞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然欲誠其意先致其敬敬積則誠在其中惟誠動天況於人乎公之積敬也久矣其得請於天朝而與圃隱陽村同美於萬世也無疑矣遂書而志別為諸家贈行詩序

送丁叅知樞卿以管押使如京序

大明受天命為天子二十五年我朝鮮亦受 皇命

爲諸侯于今百五十有五年 天子曰上帝明明日
監在茲我 王曰 天子穆穆不違尺咫故我 王
之事 天子猶 天子之事上帝於是三韓貢獻之
使相望於薊路我 嗣王卽位之明年丙午秋八月
己酉兵部丁公以管押使如京將行徵語於世鵬世
鵬再拜而爲之復曰上帝之於 天子天子之於我
王我 王之於我公其視一也我 王旣以 天子
之事上帝者事 天子我公亦以我 王之事 天
子者事我 王其於 天門專對之日萬里往還之
際苟無一刻一念之怠敬則豈但達我 王而聞

天子而已雖上天亦可以廻動矣問禮歸來佐明主
致太平將不自此行始乎比屢入 講幄每聞春府
贊成相公之啓沃於 上前必以敬字懇懇陳縷極
知是一字徹忠徹孝爲公家傳寶之青氊其得於獨
立之下者浚矣聊復誦之知公之無厭也嗚呼世之
謬詞者鏗鏗潏潏鮮不爲鑼鉢之鳴瓶罌之溢若丁
公者德健而學涵如洪鐘鉦浸其聲足以起百世其
量足以容八漠廿而輝晦而益其獨知之地必有浩
浩焉者矣蓋將樂取諸人以爲善必不以吾言爲質
陋而不省也方在病中不得與于言之後敬書而歸

之爲諸家贈行詩序

送金毅仲序

由姬周以上君臣皆正學而其治隆逮君德衰其臣雖若孔子之聖遑遑乎天下而天下莫能容其克己有若顏回者其一貫有若曾參者其私淑有若孟軻者其樂怡多恕有若程顥者其五十年不回頭有若程頤者其集羣賢而大成有若朱熹者皆空言無用嗚呼天其不欲見至治乎其必靳正學而使不得大施者何也惟我邦檀胤而箕晰其教八條亦必有是臣羅之時任強首獨稱文章然其亦裨謀之學歟薛

弘儒引喻當理類孟子其學必浚其不得大施者豈
學之罪耶崔致遠生羅季三韓人望之若神仙非徒
不能排釋氏滔天之勢而乃反偷生虜教中指順應
爲大德利貞爲中庸究其情與陷賊何異唯崔文憲
公則不然乃能爲斯文立赤幟鳳儀于朝其子文和
公又能揭蕭梁之鑑鶚立敢諫其家學之正審矣李
奎報捨子爲僧沒齒陷佛雖以牧隱父子亦擇焉而
不精嘗讀李崇仁大藏閣記知其爲可悲也其他各
以雕鏤相矜相售誰復存心化俗以望前修之舊軌
乎獨晦軒益齋圃隱能以正學大鳴於衰世嗚呼誠

使三賢遇聖明之君其治詎可量乎吾同年金毅仲
氏世承正學早年魁大科歷試內外按關東入鳳池
判隸院無適而不游刃及其伯左尹相公之出尹平
壤也贊成大夫入實從之毅仲憫曠其定省愀然西
望如重疾在身於是又拜爲西海道觀察使人皆曰
是誠孝感所致非天其孰能使之棣萼聯輝壤地數
千里德禮之風蓋將洋溢于西北其青氊正學未必
不自此大施矣况上有聖明之君唯正學是崇乎
某於海州重修崔文憲父子祠堂何敢自擬於正學
者流耶其有所俟也而亦不忍自絕於正學者徒也

然則吾所俟者其不在毅仲乎嗚呼毅仲之盡其施者命也其不得施者天也誠賀正學之得其時也於是乎言時乎時乎毅仲其勉之嘉靖壬子孟春商山周世鵬序

新刊性理節要序

一生二二生五五生萬夫人一於萬而能獨得五之秀氣其眇然立乎二之內而與覆載我者參而為三者心耳蓋心之本一而心之端有四由乎四而究其一可以會吾之性擴乎四而貫諸萬可以盡物之理此心學之所以為貴也堯始以四字命舜舜乃益之

以十二字合十六字而授禹其臣皋隆亦見而知之
其學至約而其治最隆又四百年而其君有湯其臣
有伊尹又五百餘年而其君有文武其臣有周召皆
得二帝之心法以治其天下天下亦大治後世無及
焉又五百餘年而孔子生又近百年而孟子生雖同
得帝王之心學大明是教於萬世然上無是君天下
不復見至治嗚呼可勝嘆哉自是以來無有是君亦
無有是臣烈焰以滅之記誦以汨之虛寂以淫之詞
章以銜之心之學蕩然天下不復知有儒矣況望其
至治乎迄于宋一千四百餘年而周程生又百餘年

而朱子生然後心學復大闡大明太宗文皇帝卽所謂其君而在上位其治復大隆於是裒集歷代聖賢性理之說有補於心學者命名曰性理大全刊行天下而頒及海外其一視同仁之化亦二帝三王所未能而無聞者也恭惟我朝聖聖繩繩既有是君於上又有是臣於下復以是書爲之導率禮樂文明之治誠不讓於唐虞之際矣是書旣刊行于內外而簡帙汗漫貧士願見而不得者尚多雖得之而會其要領者亦鮮矣聞韶忠齋金相公正國乃撮其宗的摭若干篇名之曰性理節要其爲觀察也印以木字爲

惠於湖南今四字尚公嘗謂世鵬曰思齋抄本約而盡第木字之印不如刊行之便且久其為觀察也卽以是本鈔梓於嶺南二南之士家誦是書將見孔顏思孟程朱之學益盛於海東而堯舜禹湯文武之治愈隆於聖朝無疑矣如思齋相公雖在九泉之下而其為斯道立幟懇懇之心誠無愧於靖廟之臯伊而尚公方在叅贊之地獨不為吾嗣王之周召乎譬之印風騷誨雕鐫使之售巧於棘端自以為嘉惠後學者孰得孰失其必有能辨之者遂忘其僭竊敬書而為之序云

記

攬秀亭記

洛之源出自主屹入于金海貫注辰韓之半嶺南一路分東西爲左右者洛也其支江之入洛者五在空寧曰歧江在大丘曰河濱在龍宮曰河豐在密陽曰三郎在梁山曰孤浦空之江出頭流丘之江出母子龍之江出太白密之江出雲門梁之江出鷺栖大凡嶺外澗溪之淙潺望海者吾不知其幾千萬流而必達于五支然後入于洛故其樓亭臺榭以形勝名者惟洛是壓不于洛必于五支其在密陽府之守山縣

曰攬秀亭亭壓洛之東涯嘉靖戊戌秋府使張公籍
得地德民亭西南隅而亭之其冬張公去而濯圃魚
公得江來已亥春乃施丹碧而名之又其冬魚公去
而今府使朴先生世煦是代密劇府也號稱難治庚
子春先生始至邑俗有不順者憑几而笑曰是其不
在我乎乃漑枯槁稷釀為太和其為政之三年壬寅
一府大治公私委積於是召父老而謀曰始也未遑
於亭榭今則庶事粗理而嶺南名樓尚頽壞幾顛我
且修之皆曰諾遂鳩材陶瓦其秋肇役春而告訖又
推其材瓦之餘以拓茲亭設附舍南北兩房窓戶又

闢楹西北翼兩簷爲下屬庇雨之所樓其中墻其外
門于東南雖溷廁亦得其宜前此縣吏無治事之所
糗糧床帳亦無藏處使客至主倅晝則設幕而坐夜
則投民而宿乃作縣司十間於德民亭之西北隅溫
房涼廳廚庫悉備見者矻矻稱之今年三月余過密
陽先生日記吾亭余曰有牧老而爲記者僭也目今
文章大手磊落相望自有其人不在我先生笑而強
之余以爲戲之耳其後又以書督之辭不獲則乃再
拜而言曰守山形勝甲南國權翼平德民亭記盡矣
然斯亭也始於張公中於魚公終於吾侯然後制度

極備天愈高地愈下風月愈瀟洒凡前日之江山者
皆改視而易觀使賓之衝炎歊而東西行者必開襟
遊目乎此而宣其壹鬱歌太平則是固不可以無記
也余自早歲慣渡守山津觀其西極巴檣南控駕洛
長江大野納納無際接三山之縹氣通十洲之烟光
四時朝暮其變態不測且秀且麗可攬可擷固非言
語文字之所雕鏤而形言者矣李白所謂九江秀色
可攬結者豈非中原東南之秀氣盡萃於九江而唯
五老峯足以攬結耶魚公之以攬秀名者其亦有見
於此乎大抵樓亭於洛涯與五支者雖夷清惠和各

極其致而其乾開坤廓包量極鉅為東南秀氣之所
集者獨此亭耳汭洛而著稱者漆之買浦樓景釀臺
善之月波亭尚之黃家亭觀水樓閒燕堂其在下流
者若梁之臨鏡臺金之悅親亭是也十玩堂在空冥
鴻亭直矗石樓在晉換鵝亭在山陰皆枕頭流之支永
之明遠樓母子之支也福之映湖樓太白之支也汭
密支而大鳴者曰嶺南樓汭梁支而最鳴者曰雙碧
樓合一洛五支其為樓七亭六堂二臺二搃十七所
而其一攬秀余所已見者十五而無與攬秀比者焉
所未見者二曰換鵝曰閒燕然閒燕與觀水樓黃家

亭鼎足而立則黃家亭固優於觀水樓而閒燕與觀
水樓特伯仲間耳雖不見知其不得與攬秀並稱也
若換鵝亭則亦不過幽閒窈窕如深閨處子而止矣
曷嘗彷彿於茲亭哉然則茲亭之於洛水五老之於
九江其攬秀一也夫人者五行之秀氣然而得其秀
者鮮矣今先生政清如水能澤洽民物又能潤邑江
山流美無窮可謂以秀會秀矣僕叨居太史氏之後
其於州郡之興廢泚穎而書之固吾責也況於先生
之屢命乎雖然徒知其秀而不思其實則不可也天
以實故高明地以實故博厚如山峙而水流亦莫不

有實焉者存乎其中至於人也亦然故曰秀而不實者有之登斯亭者能攬其秀而思其實然後吾之氣浩然不餒而與吾同胞者當先蒙其澤庶無愧於亭之名矣張公字大訓今爲戶曹叅議羽儀于朝魚公字子游屢徵不起方灌園于混沌山下先生字仲溫弘廣而毅可擔以大事非久屈於州府者樂其江山之遭遇也於是乎言且僕繫官嶺底每念桑梓距茲亭僅一舍竢積雨初霽洛水正肥倘得一舉風帆不數日可達鄉井澆拜先松順棹而東則攬秀之滿亭明月可以一宿其中然後請紙筆爲序爲詩江英岳

靈亦應有助當爲先生畢其說昭陽單閼七月上幹
豐基郡守兼春秋館編修官商山周某記

長遊寺重創記

山人天玉自駕洛來其言曰貧道改構駕洛之長遊
寺丙申歲始役明年丁酉斷手棟宇六十楹佛殿純
用黃金雜以朱丹奢麗甲南國云且曰始爲是寺者
新羅哀莊王首露王重恢恢之者凡八重而第八化
主者小釋也其始月支國神僧長遊師爲化主其他
忘其名登是寺則俯臨馬島如橫几然若絕榮諸島
爭效奇於禪窓靈鷲甘露不足多也請一言記之余

曰然長遊師遇哀莊而基之其後檀施之八恢者其
一首露其他則檀施與化主俱泯焉無徵可嘆余觀
春秋凡興作必書某爲太史雖書爾之恢寺可也姤
於巳而復於子故君子慎其微爾之道其興乎嘉靖
二十三年六月日兼太史商山周某記

跋

李觀察使

清嶺南錄跋

觀察使韓山李相公自嶺南移疾北歸也某追謁於
聞慶縣公以紀行詩一卷付之命爲跋且曰吾學蘇
子美竊觀公之所作皆流出性情遠符風雅適如淵

明乎如樂天不爲張司業楊少尹之苦而有悠然之
味豈子美所及且子美乃大簡之孫公爲稼牧之胄
大簡之學固有愧於二公公家淵源所得亦非子美
所及嶺南七十州其山川風俗鳥獸蟲魚驛院祠廟
樓亭池園可悞可悲可法可戒興亡得喪一寓於詩
辰韓一區輸寫北歸公去之後中夜聞之必有泣鬼
神者矣至於歲值大饑存心子恤馳驅靡盬全活一
方者亦不待言言而其仁恕之意藹然溢於卷中安
得申於待漏諸公達於丙夜之覽以開我東國億
萬年無疆之福也哉

金司成季琬入湖南幕赴錦山郡兩行時贈行
詩卷跋

我東方文治自殷太師曠教始在三韓新羅最尚文
其入學中華著稱者多矣然而三國史獨稱文章強
首強首之文載史冊者不多見唯薛弘儒白頭翁之
說其引喻當理類孟子惜其生之僻且晚而不得矣
孔孟之門又惜其生之早而不得聞程朱之說也若
崔文昌大鳴於中國其雕詞儷文可以俯視晚唐下
逮高麗金文烈李文順諸公其文詞亦工偉然槩未
免生僻晚早之惜也至麗季然後程朱之學始東文

士蔚興及我 朝文與道大行為士於世者人得伊
洛之淵源上沂于洙泗莫不以生晚為喜於會文輔
仁之道愈勤吾觀金侯季琰氏入湖幕暨赴錦山兩
行時別什自陋巷鄭相公以下公卿大夫士所作摠
若干篇分為三卷皆濫造乎理不苟為雕鏤者浩汗
若河漢燦爛若星斗宮商軼奏小大合作信乎無一
人之不能也雖累賦疊贈有未嘗厭者豈徒見季琰
氏獲乎上信於友順於親之效耶亦可以觀人才之
盛文治之隆而為邦家億萬年無疆之慶也季琰氏
名彥琚其亦喜生晚而濫於斯道者敢因其一時所

送文詞之末梢而俾益培其本根也於是乎為之跋
書姜文景公與李教壇詩帖後

昔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睦天下其名曰孝悌其為
教不難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而孝之道立長吾長以
及人之長而悌之道庸故由三代以上未有遺年者
一曰尚齒一曰尚毛斑白不負戴五十不為甸徒六
十杖於鄉七十杖於朝八十君就而問之謂之達尊
於是養而乞言其為道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于州
巷放乎搜狩修乎軍旅寧死而不敢犯治賴之而隆
俗賴之而美國賴之而永故曰年之貴乎天下久矣

五伯三王之罪人葵丘故會猶曰敬老自秦以戎狄
吞中夏燒滅典籍始大壞是道棄老取幼甚者甘羅
十二以黃吻而為上卿年之賤莫如秦秦隨而覆厥
後千五百載未聞有孝悌之治也世皆醜老讎毛左
思之鑷蕭簪之帽愈可傷也中國猶然况外國乎上
天是疚眷大明主中原一洗萬古又眷我祖宗
撫海東垂統百世其為治皆以孝悌為本大化馨香
內暢外溢施及無垠爾來百五十年余嘗謂是不但
聖人在乎上亦必有伊傅周召之徒聖於孝悌者為
其下也及見姜文景公贈李教導栳之詩若序則真

所謂下焉而為伊傳者也當是時公以三公之尊歸
觀于故里其賓客之盛州閭之榮可謂極矣而獨以
教導夫婦同夏八十七之年為聖代之瑞其末曰謹
成一句以資鄉中敬老之張本而又題云鄉後生姜
某其尊且敬類此吾觀教導公鄭宰相陟之姊翁也
亦曰蒙訓誨位至省宰一日不敢忘其恩其為人
不問可知能積善於家克享高年稱美於時流慶於後
所謂仁而得壽其子進士諱彝倫又能養志殫孝升
聞錄叙而竟執不就安牧使知歸李司經叔城諸公
相繼歌詠以褒闡之襲藏篋櫝輝映一室豈可以連

城擬其價也吾友榮川郡守李君剛而氏於進士爲
玄孫晚得是什於其堂叔李生員斗家補綴裝緝備
述其先世德行將求能言者以發其幽光其勤亦至
矣且進士之子有曰諱孟柱孟樑又皆篤於喪禮鄉
黨目爲孝門盖亦邦家之瑞也孟柱卽剛而之曾大
考僕雖無似官帶春秋如教導之仁壽文景之大悌
進士之孝廉二孟之篤行剛而之追遠五者皆可書
也剛而名楨德字夙成年二十四巍然冠羣英其年
由殿中御史入大明旣還歷試員外郎中出宰于榮
其治藹如源遠而積厚其福之發也誰能艾之吾知

其享教導公之年而使之登庸則其文景之徒歟唱
孝悌於下以陶鑄唐虞之風吾於剛而有望焉嘉靖
癸卯十有一月日朝散大夫豐基郡守兼春秋館編
修官商山周某謹書



